

英诗的境界

王佐良



1592788

英诗的境界



1530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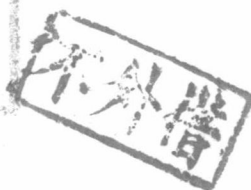
—良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267/

27706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诗的境界 / 王佐良著. --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2.9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3991-0

I. ①英…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915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8.25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8.00元

《英诗的境界》是我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教授、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1916—1995)先生的一本小书。王佐良与卞之琳、冯至、穆旦、袁可嘉等同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师生群，接受了现代诗歌洗礼。他 1939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原清华大学外语系)，留校任教，1947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1949 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系主任、副院长，从事文化交流和文学研究工作，不仅在翻译方面，而且在评价和介绍外国诗歌方面不遗余力，对新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英文翻译做出很大贡献。

80 年代末，王佐良开始参与主持编写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同时发愿要为中国学生和诗歌爱好者写一部英国诗史，日后陆续出版有《英国 20 世纪文学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浪漫主义

诗歌史》、《英国诗史》等多部专著，皆是内容充实、语言通畅、传布甚广的佳作。王佐良一直强调，撰写文学史，离不开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选择和介绍，与其枯燥乏味地陈述事实、理论，不如让读者更多地面对原作，增加直接体验的机会。但也不能忽视了赏析和点评，只有甄别习见，贴近文本，才能真正恰切、精到地使人明了这些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因此，在研究写作的过程中，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诗歌爱好者的位置上，又重读了不少英诗，写了大量笔记，从单篇欣赏到整个诗人的评论都有，不求全面，长短也无定规，旨在传达会有心得的韵味。这些专著之余的笔记素材稍事整理后，连载在 1987 年的《读书》杂志“读诗随笔”专栏，刊出之后，因其灵巧而言之有物，颇受读者喜爱。

《英诗的境界》正是在此十余则专栏文章的基础上重新编订而成。书中收录三十一篇作者谈论英国诗人、作品的散文，所涉范围很广，从中古民谣到 17 世纪的弥尔顿、蒲柏，从浪漫主义的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到世纪之交的哈代、叶芝，也包括艾略特、奥登等典型的运用现代派手法写作的作家，但全书并非教科书般面面俱到，例如乔叟、莎士比亚等大家并未涉及，因为作者的本意并非要撰写一部系统的学术著作，而是希望能以写意和点睛的笔法来传达诗意，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尽量避免学院或文学家

圈子里的名词、术语，却也不怕暴露自己的偏爱、激情，把读者当作一个知心朋友，希望读者能有耐心倾听他常年浸泡在英语诗歌世界中所收获的心得。

1991年本书收入由三联书店推出的“读书文丛”，1998年又收入“三联精选”第一辑。此次收入“中学图书馆文库”，希望它继续成为读者朋友了解英语文学的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提升英文素养，领略诗艺魅力，窥见诗歌语言所呈现的丰富的情感 and 精神世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2年3月

序

所谓境界，是指作品所展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英国诗所达到的境界，在这个集子所谈到的作品里是有多种表现的，但并非全貌。有不少重要诗人——例如乔叟、莎士比亚、特莱顿、彭斯和当代的泰特·休斯、东尼·哈里逊等——没有包括在内，包括了也未必涉及其最重要的作品，这是因为本书并非系统的学术著作，而是若干则读诗随笔，每则也只谈一二点笔者确有所感的，不求全面，写法也是看人看诗而有不同。

但在随笔这一体裁所允许的范围内，我也进行了一点试验。

其一是，看看能否通过译诗来讨论诗艺。通过译诗来讨论内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诗之所以为诗，却在于它还有诗艺。

人们常说诗不能译，主要是指诗艺难于通过译文再现。这里试验的结果是：好的译诗多少可以传达一点诗艺，或传达诗艺中的某些部分，例如结构、句法、形象、某些(不是全部)音韵效果、某类气氛。有些东西在翻译过程里是会失落的，但这不限于译诗，译散文或任何体裁的文章也都会有所失落。说译诗难是不错的，但如进而说诗根本不可译则等于否定了一切翻译。

自然，这里的译诗——例如我自己的不少试译——未必都做到了上面所说，但是我所选用的师友们的译作却常能做到，这也是令我感到鼓舞的。

无论如何，通过分析译诗，既可以谈内容，也可以谈诗艺，谈的方面和程度取决于译诗的质量和 analyses 的精粗。

其二是，看看能否把诗艺同思想内容结合起来谈。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能把二者融而为一。为了叙述方便，当然可以分开来谈。但是到了紧要关头，二者实不可分。一个思想、一样感情可以有多种表达法，但只有一种是最精确、最恰到好处的。形式是内容或意义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在文学作品中，一切出之于语言，因此不通过具体语言来分析作品，很难抓住真正的、从表面到深层的意义。同时，又不能只就语言谈语言，还得看看语言背后的社会环境和心智气候。换

言之，谈的是语言、技巧的小节，要具体，要深入，但又必须看到它们后面的大块文化或整个思想潮流。这事不易做，但值得一做。

此外，我也注意写法。既是随笔，就该努力写得放松、亲切一些，开门见山，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尽量避免学院或文学家圈子里的名词、术语，却不怕暴露自己的偏爱、激情，把读者当作一个知心朋友，希望他能有耐心倾听我的小小的心得，如果他能因此而进一步阅读原著，那就更是我的希望了。

王佐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1
中古民谣	1
斯宾塞(一五五二——一五九九)	11
弥尔顿(一六〇八——一六七四)	21
蒲柏(一六八八——一七四四)	26
安德鲁·马伏尔(一六二一——一六七八)	28
托马斯·格雷(一七一六——一七七一)	37
布莱克(一七五七——一八三二)	58
华兹华斯(一七七〇——一八五〇)	68
司各特(一七七——一八三二)	73
拜伦(一七八八——一八二四)	83
雪莱(一七九二——一八二二)	91
济慈(一七九五——一八二一)	98

哈代(一八四〇——一九二八)	106
霍思曼(一八五九——一九三六)	117
叶芝(一八六五——一九三九)	120
缪亚(一八八七——一九五九)	130
艾略特(一八八八——一九六五)	138
麦克迪尔米德(一八九二——一九七八)	146
欧文(一八九三——一九一八)	155
燕卜苏(一九〇六——一九八四)	161
奥登(一九〇七——一九七三)	168
司班德(一九〇九——一九九五)	180
R. S. 托马斯(一九一三——二〇〇〇)	182
拉金(一九二二——一九八五)	189
琼生(一五七三——一六三七)	196
兰陀(一七七五——一八六四)	200
莫里斯(一八三四——一八九六)	203
格瑞夫斯(一八九五——一九八五)	213
麦克尼斯(一九〇七——一九六四)	219
绍莱·麦克林(一九一——一九九六)	226
显默斯·希尼(一九三九——)	234

中古民谣

中国自古有民谣，西方也一样。民谣早在口头流传，写下来则是后来的事，但即使有了文本，也是满纸古朴之气。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又至今显得新鲜。它们的艺术最简单，但又最顶事，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考验而更加精练，寥寥数笔，立时须眉毕现。故事性强，戏剧性强，音乐性也强，常有叠句和重复结构，因此也便于记忆和朗诵。

这里试译苏格兰民谣两首，一首讲海上航行遇险故事，既表现水手们的英雄气概和宿命论，也表现国王的自私和残忍。这首民谣有几种本子，我译的是较短的一种。第二首通过乌鸦的眼睛看苏格兰社会，爵士被杀（可能死于决斗）之后妻走家散，只剩他的白骨暴露野地，任风吹荡，形象鲜明，寓意也深

远。简洁是两首民谣共同的特点，故事的意义不是靠作者点明，而是让读者根据情节去自己体会的。

派屈克·司本斯爵士

国王坐在邓弗林城里，

喝着血红的酒。

“啊，哪儿能找到一位能人

来把我的船儿开走？”

一位老爵士坐在国王右首，

他站起来向国王回话：

“派屈克·司本斯是一把好手

航海比谁都不差。”

国王下了一道圣旨，

亲手签了他的御名，

派人送给派屈克爵士，

他正散步在海滨。

派屈克爵士读了第一行，

他张嘴大笑哈哈，

派屈克爵士读了第二行，

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下。

“啊，谁人干了好事，

要我担负这倒霉的差使，

在一年里这个季节，

要我出海行驶！”

“快点，快点，我的伙伴们，

咱们明早就出海。”

“啊，可不能呀，好船长，

我怕有大风暴到来。”

“昨夜我看见新的月亮

一手抱住了老的月亮，

我怕，我怕，好船长，

我们会碰上灾殃。”

啊，苏格兰的汉子们做得对，
不肯让海水打湿他们的鞋跟。
可是好戏还没演到一半，
他们的帽子就在水面浮动。

啊，他们的夫人坐门前，
手拿扇子苦苦等，
等不到派屈克·司本斯爵士
驾船靠岸回家门。

啊，他们的夫人立门前，
发插金钗表欢迎，
迎不来她们的丈夫，
心上人永无踪影。

去阿勃丁的半路上，半路上，
海水深达五十丈，
派屈克爵士就躺在那里，
他脚下尽是苏格兰的儿郎。

SIR PATRICK SPENS

The king sits in Dumferling toune,

Drinking the blude-reid wine:

“O whar will I get guid sailor,

To sail this schip of mine?”

Up and spak an eldern knicht,

Sat at the king's richt kne;

“Sir Patrick Spence is the best sailor,

That sails upon the se.”

The king has writtten a braid letter,

And signd it wi his hand,

And sent it to Sir Patrick Spence,

Was walking on the sand.

The first line that Sir Patrick red,

A loud lauch lauched he;

The next line that Sir Patrick red,

The teir blinded his ee.

“O wha is this has don this deid,
This ill deid don to me,
To send me out this time o’the yeir,
To sail upon the se!

“Mak hast, mak haste, my mirry men all,
Our guid schip sails the morne”:
“O say na sae, my master deir,
For I feir a deadlie storme.

“Late, late yestreen I saw the new moone,
Wi the auld moone in hir arme,
And I feir, I feir, my deir master,
That we will cum to harme.”

O our Scots nobles wer richt laith
To weet their cork-heild schoone;
Bot lang owrea’ the play wer playd,
Thair hats they swam aboone.